

第一章

概述

一、渔光曲

随着一声啼哭，一个新的生命降生在渔民家里，开始了《渔光曲》的故事。父亲为了养育新生的孩子，去风浪更大的远海打渔，再也没有回来。孩子们为了谋生，追随父亲的脚步踏上渔船，结果先是乞讨流浪，后来不幸死亡。鱼行里年轻的少爷想要改良渔业，家产却被外国资本家吞并；想要给穷人施舍钱财，穷人却因此受到诬陷，进了大牢……当所有希望都已破灭，生命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死亡的时候，《渔光曲》的歌声伴着海涛响起：

云儿飘在海空
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晒渔网
迎面吹来大海风
潮水升 浪花涌
渔船儿飘飘各西东
轻撒网 紧拉绳
烟雾里辛苦等鱼踪
鱼儿难捕租税重
捕鱼人儿世世穷
爷爷留下的破渔网
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石 浦 古 镇

东方现出微明
星儿藏入天空
早晨渔船儿返回程
迎面吹过来送潮风
天已明 力已尽
眼望着渔村路万里
腰已酸 手也肿
捕得了鱼儿腹内空
鱼儿捕得不满筐
又是东方太阳红
爷爷留下的破渔网
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渔光曲》剧照

1932年，导演蔡楚生完成了《渔光曲》的电影剧本，呈现了当时渔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史诗一般的气魄。如此宏大的悲剧，布景在哪里呢？1933年，蔡楚生和他的团队来到了石浦。

二、石浦在哪里

展开地图，可以看到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海岸线上分布着众多港口，数得上名字的，多是商业发达的大城市。东海沿岸，由北向南，依次有上海、宁波、台州（临海）、温州（瓯海）这些大港，它们多不直接临海，而是通过内河与大海相连。内河风浪小，利于船只停靠，有较大的平原可以耕种和筑城，海盗来袭的时候也可以沿着内河做纵深防御，所以从商业角度看，这些地方比直接临海的港口更为安全——今天它们也都已发展成了地区性的商业中心。不过大的商港不直接临海，海鲜便少了许多——商港不是渔港，想吃鲜鱼，还是要去别的地方。



石浦在浙江省的位置

渔港在哪里呢？再看地图，从北到南，上海与宁波之间有舟山沈家门渔港，宁波与台州之间有象山石浦渔港（那里就是拍摄《渔光曲》的地方），台州和温州之间有玉环坎门渔港。这些渔港都是远远探入东海的半岛与岛屿——舟山群岛浮于海上，石浦与坎门分别处在两个半岛的尽端。如果说天台山脉是伸向东海的一只巨手，舟山、石浦、坎门这些渔港便是这只大手伸入东海的几个“手指尖”。“手指”周围，大陆架高，阳光照射下，微生物更易繁殖，渔汛时期海鱼就来此觅食产卵，“指尖”的位置也就成为优秀的渔港。相比之下，商港大都处在手指之间掌蹠的位置，距离海岸稍远。渔港与商港交替分布，分工不同，这是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石浦，就是这些渔港中的一个。宁波与台州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半岛，西窄东宽——像一个拳头伸入大海，只有一个地峡（好像手腕一样）与大陆相连。象山半岛北有象山湾，南有三门湾，东面是东海——几乎是四面环海。半岛中部又被两个南北走向的狭长海湾切成了东西两部分，西为宁海，东属象山县，两县也只是



石浦镇在象山县的位置

通过地峡相连。石浦镇就位于整个半岛的东南端尽头。整个半岛山峦起伏，“七山二水一分田”，在公路交通并不便捷的时代，想要通过陆路到达石浦镇，不仅要穿过两个地峡，还要翻越层层大山，所以说石浦“距离大海更近”，水路要方便得多。

坐着轮船，《渔光曲》摄制组从上海来到石浦——这里不仅鱼多，也是非常优秀的港口。象山半岛的东南侧密集分布着许多岛屿——东门岛、对面山岛、檀头山岛、南田岛、花岙岛……它们彼此相距不远，形成一个岛链，将石浦港这一弯新月形的水域包了起来。海岛屏蔽了外海的大风，港内没有港外的大浪。渔民聚集于此，避风躲雨，修整船只，补充给养，将捕捞所得卖与商人，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宁波南部渔业贸易的中心。渔民、船主、鱼商、放高利贷者、政客、兵丁和外海岛屿上的盗匪全都聚集在这里，即便电影摄制组不来，一幕幕真实的渔光曲也会在石浦上演。



从石浦眺望东门岛

三、以鱼为生

现实世界的渔光曲中，所有的人都围着鱼转，石浦的真正主角是黄鱼和带鱼。

象山半岛和舟山群岛周围大陆架高，水中微生物多，每年春天台湾暖流北上至

此，带来了南方的养料，也将这里的微生物搅动起来。四五月间，黄鱼返回近海产卵，便特别青睐石浦周边的海域，这里是最为优秀的渔场。暖流由南向北行进，渔场首先在石浦港的南面——三门湾和台州洋面形成，之后一路向北，直至舟山一带结束。暖流带着养料，鱼儿跟着暖流游，渔民跟着鱼儿走。家在南面的温岭、台州渔民可以一路向北追着鱼跑，家在北面舟山群岛的渔民也不能守株待兔，渔汛未到之时就要提前南下，之后一路向北捕鱼归来。一次渔汛就是两个月，渔民离家时带的粮食多半会用光，需要随时补给，风暴来临时渔船要进港，就算在平时也需要时常保养，石浦位于这片渔场的中心，自然成为最重要的避风港和物资补给基地。同样，渔民将鲜鱼打上船来也不能长久保存，必须尽快卖给鱼商加工，石浦也就成了这片海域上最重要的鱼货交易基地。

石浦的海产，春夏以黄鱼为大宗，秋季之后则以带鱼为大宗。带鱼总是顺着海岸线的大范围折返洄游。北至江苏，南至福建，不同时间鱼群的位置均不相同。象山半岛、舟山群岛远远地探出海去，距离带鱼的洄游路线稍近一些，所以也是捕捞带鱼的好地方。只是带鱼常在深海之中，洄游路线又不靠近海岸，浙江船小，远航捕捞带鱼并不安全，所得也不多。相比之下，乘坐大船的福建渔民是捕捞带鱼的专家。福建大钓船每年八九月便从家中开出，北行至长江口，与此时南下的带鱼鱼群相遇后开始捕捞，然后一路向南追着鱼跑，直至第二年正月或二月才返回福建老家。半年的航海，渔民们更免不了要在石浦修整补给，出手鱼货。再者这些福建大船北上浙江时必须携带足够的货物压仓，所以总是顺路做些买卖，石浦也就成了闽货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渔民在海中追着鱼跑，岸上的人也围着鱼转。鲜鱼若不及时处理很快就会腐烂，各地渔民只要捕鱼至此，都会将鱼货就近卖到石浦，因此渔业加工始终是石浦经济的重心。若是民国时候走在石浦港边的街道上，大大小小的鱼行和鱼栈一定会让你应接不暇。商人们从渔民手中收来鲜鱼，或用冰镇、或用盐腌，降低鱼的腐烂速度，然后装入大桶运往宁波、上海。为了加工鱼，大量的盐、冰运到石浦，大量的小工进入鱼行，大量的资金从当铺和银行流出——渔业经济将石浦镇中各行各业的人联系了起来。渔民打渔不必说了，盐民要晒盐，农民会制冰，还会到鱼行打打零工，聚集在码头之上的挑夫和搬运工从不缺活几千，城内的有钱人不仅不会放过这个放

贷的好机会，还会将囤积的粮食高价卖给来此补给的渔民。一句话，鱼是石浦经济的中心。

鱼儿在海中南北洄游，渔民们因渔汛周期迁徙，地不分南北——舟山、石浦、台州、温岭、福建崇武都因鱼相连，人们也因鱼而聚集在石浦。有的外乡渔民羡慕石浦的鱼多钱多，留在了这里；有的没有捕到鱼，没脸回家，留在了这里；有的在海上杀人越货，不敢回家，也留在了这里……外乡人越来越多，逐渐在石浦形成了一块块“殖民地”。走在石浦镇中，你会发现南关桥外的居民有台州口音，福建街、延昌一带的人有闽南口音，城内的人则说宁波话。整个镇子中温、台、福建移民极多，石浦镇虽属宁波市象山县，但在文化、经济和心理上似乎距离福建、台州的那些沿海渔村更近。

四、海上堡垒

石浦镇不只是渔港，也是宁波南部一处重要的军事基地。

石浦镇的北面，是中国经济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那里有富饶的农田、奇巧的工艺和最精致的文化——宁波、杭州、苏州、南京、上海，这些城市甚至连名字都闪耀着光芒。但从宁波向南，便再难见到辽阔的平原和繁华的城市，只有山脉连绵，直到福建和广东。山海之间，不论山民还是渔民大都生活贫困，个性强悍，命运稍有波折，他们便有可能沦为盗匪——社会情势与北面那些温柔水乡极为不同，挣扎着活命的人总是北面富贵乡里老爷太太们的潜在威胁，这是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再者，历史上福建海上贸易发达，大商人们多有自己的武装，且与倭寇联系密切，政府约束不了，就称之为“闽匪”。为防止这些“闽匪”和“倭寇”扰乱江南，政府往往禁止福建渔民北上捕鱼。但洋流折返，鱼类洄游，人们的捕捞活动早已改变了大海上的地理区划——象山半岛南部有很多福建人的后裔，象山半岛北部才是宁波人的天下。若是一定要“海禁”，石浦港作为宁波南部最近且最为优秀的港口，恰是防御这些“海匪”、“山匪”、“闽匪”和“倭寇”的前哨，是重要的军事要塞，故而朱正元的《浙江沿海图说》将石浦定为“极冲”。

在宋代，石浦镇对面的东门岛上就已经有驻军的记载，元末已经筑起了城墙。

大陆一边，石浦所城是明初修筑的，此后不久又修建了昌国卫城。东门岛孤悬海上，周围海路四通八达，昌国卫位于象山半岛南部，扼守通向内陆的要道，石浦则位于二者之间——不同时期军事形势不同，驻军地点、防御方法也各异。仅就石浦镇而言，军队名号花样繁多。清末石浦城中驻有昌石营水师和地方民团，城外则驻有防练军，也就是后来的巡防队。民国时期名目更是繁杂，常驻石浦的军事力量除一般警察外，还有外海水警、盐务税警，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又有镇公所任务队、乡社训队等。这些组织各有所属，以1938年为例，石浦镇中警察被县政府控制，外海水警隶属浙江省水警厅，盐务税警隶属浙江省财政厅，任务队直接归镇公所管辖，乡社训队则是刚刚征募上来的新兵，名义上隶属于浙江省军区司令部。驻军种类不可谓不多^①。

不过也不要被这些军队的名号忽悠了，以为他们真的是在“防匪”。1939年日军入侵的时候，石浦镇的大部分军队鸣枪即退，有些部队甚至连枪也没有。那要他们做什么呢？渔业经济是一个聚宝盆，人人都想来分一杯羹，可想在石浦拿钱，没有武装又怎么可以！石浦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渔业经济中心，军队表面上是在防匪，暗地里也是官老爷们自肥的工具。渔民卖命，商人出钱，枪杆子和笔杆子制定游戏规则。

所以在石浦镇中，商业的另一面是政治。石浦不只是繁华的码头、鳞次栉比的店铺和商人们的大宅院，所有这些商业活动已被一道厚厚的城墙划定界限，城内有营房、巡检司、千总府、同知府、都司府，城外有数不清的烽墩和炮台，政客们把持着城内的政府贷款、银行和军队，城外的鱼商们仰人鼻息，亦步亦趋，现实世界中的渔光曲已经渐渐超出了渔业的范畴。当笔者采访问及石浦的渔业经济时，城内一位容颜老去的“太太”给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回答——“太臭了，没有人要去做！”

五、心灵世界

渔民出海，能否有所收获，或者说能否回得来，靠技术，也靠运气。

《渔光曲》中，渔民徐福和他的儿子都死在了船上，这样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屡

^① 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象山文史资料第3辑 象山近百年史事臚录》，1988年。

见不鲜。渔船常以家庭为单位，全家男人在一条船上，要是出了事故，一个家庭也就毁了。岸上的孤儿寡母怎么办呢？电影中，徐福的妻子先是带着孩子给人家做奶妈，儿女长大后又带着他们沿街卖唱……您觉得已经够惨了么？现实生活偏偏还要更残酷一些，年轻的妻子会再嫁或做妓女，小姑娘会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那些卖不出去的太小的幼女和太老的女人，则出家到佛庵中做尼姑和居士——文献记载中，民国时期石浦镇内就有十六座庵之多！这便足够惨了么？只怕青灯古佛非但挡不住色欲，更增加了鸡鸣狗盗之徒淫乐的趣味^①。在悲惨的命运面前，信仰也是奢侈的。



石浦城西的西福庵

^① 在民国石浦档案中，我们发现一则年轻尼姑出逃后被老尼姑抓回毒打的案例。档案中并未指出其与卖淫有关，但这样的情节显然发生在妓院更为合适。

渔民出海即便能够平安归来，可所获多少还是有运气的成分。鱼儿洄游路线年年不同，在茫茫大海之中想判断鱼群方位，只能靠听“鱼叫”，追上了鱼群后，还要在合适的位置和时间下网、起网。如果偏偏这时下雨或者惊了鱼，鱼儿潜入水底，出海一次空手而归也不是没有可能。再者，即便渔船满载而归，市场上鱼价波动极大，如果鱼行生产饱和，或者港口的运输能力受限，鱼儿烂在鱼行门口，要卖出个好价钱就更不必想。但是反过来看，要是鱼货丰收，鱼价高昂，一次渔汛足以使整个家庭变得富足，“咸鱼翻身”并非神话。要翻身靠什么呢？有人说这是运气，有人说这是福报，也有人说这是菩萨保佑！

石浦镇内各种庙宇达三十多座，每日上供焚香者络绎不绝。女人求平安，男人求发财，发财不必非要出海，庙宇之中很可能就有“花会”——那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六合彩。先向神仙们求个签，然后押一注，务必心诚，如果菩萨保佑“中了”的话，便会将三十倍的注金返还给你。^①渔民出海归来，若是收获颇多，钱袋满满，自觉运气很好，怎能忍住不押一注呢？若是空手而归，更要祈求菩萨保佑，一注之后，咸鱼翻身。

死亡的大悲，发财的大喜，出海打鱼可以让人滑向生命的两个极端，信仰又将这悲和喜的极端连接起来。庙宇，含义如此丰富的场所，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成为底层政治活动的中心，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庙宇常常与地方会馆、帮派联系紧密，在那里常常能够听到底层民众的声音，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也多有些江湖的味道。

花了这么多笔墨，只是想将石浦做个全景的展开，让里面的人与物一一登场。在海中，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鲞鱼和鲳鱼纷纷游过，宁波和台州的渔民由南向北的追黄鱼，福建渔民由北向南的追带鱼，五湖四海的人汇聚至此，有的打渔，有的晒盐，有的经商，有的抢劫，有的当兵，有的当官。石浦、东门岛、延昌、昌国这些地方的地理形势也多有不同，国家海洋政策又左右摇摆，一千年壮阔的历史就在石浦上演。

不过简单归纳起来，石浦镇的功能无非渔业、商业和军事这三方面，相应地，三类人——渔民、商人和军人政客成为这里的主导。渔民和商人主要集中在石浦的

^① 竺桂良：《民国石浦花会》，《甬上风物——象山县石浦镇》，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

码头和海岸一带，这里街道繁华而混乱，五湖四海的人汇聚于此，江湖味儿重。城里则是“文明”的产物，那里军队、地方士绅和富商聚集，走在巷子之中能够看到最高档的店铺和最豪华的住宅。城内城外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象。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格局呢？还是让我们在历史中寻找答案吧。

第二章

历史

在介绍石浦的历史之前，先要熟悉一下这里的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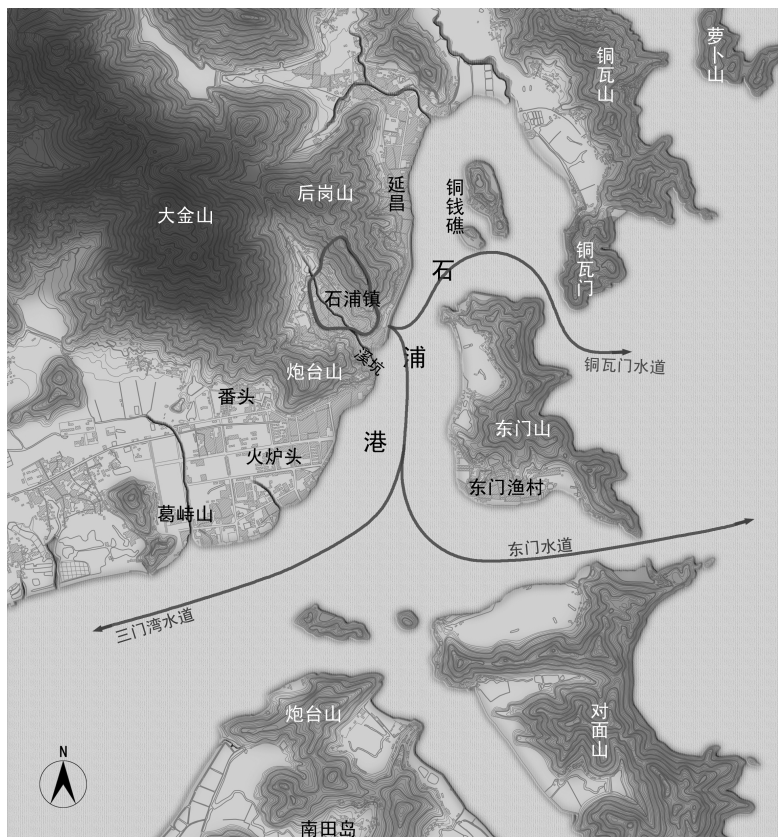
用老百姓的话说，象山半岛是“七山二水一分田”，整个半岛绝大部分都是山，山的周围是海，山海之间是淤积着泥沙卵石的大片海涂，只剩半岛北部有“一分”适宜耕种的平原，后来就成为象山县治丹城的所在。南部山地更多，平地稀少，但在半岛东南端，条条山溪汇聚成一条小河流向大海，在入海之前淤积出了一片坡度缓和、适合耕种的台地，这里就是石浦——小河叫做“溪坑”，它从西北方的“大金山”流下，溪北的大山叫做“后岗山”，南面叫做“前山”或“炮台山”。后岗山北面还有一个海边小镇，叫做“盐仓前”（后改名为“延昌”），前山南面的村子叫番头，番头往南又是海涂，叫做火炉头，从名字也可以知道，这里是从前晒盐的地方。

在溪坑将要入海的地方，前山和后岗山两山夹峙，仿佛关口一般，此处横跨溪坑建有一座小桥，名字就叫“南关桥”。后来石浦城也因此“关口”修筑，南城门正在南关桥北的高地之上，南水门正在南关桥内。溪坑流出南关桥就汇入了大海，水道两侧也多是泥泞的海涂，人们一般将北侧海涂称做南关桥里，南侧海涂叫做桥外。

站在石浦南城门，海上情势尽收眼底。一系列岛屿、半岛众星拱月一般包围在石浦镇的周围，从东北向西南，铜头岛、牛栏基岛、半招列岛、铜瓦山半岛、东门岛、对面山岛、南田岛、高塘岛、花岙岛形成一道岛链，将石浦周边的水域完全包围起来，大海变成了大江，古人称之为石江，就是今天的石浦港。在这道岛链之外，还有檀头山岛和其他数不尽的小岛，它们宛若天然的堤坝和城墙，屏蔽了外海的风浪，构筑了石浦这一难得的避风港。

古代航海技术不高，即便大船也不敢驶离海岸线太远，“石江”成了长达十多海

里的稳定航道，这条航道东侧便是东门岛。东门岛与铜瓦山半岛之间的铜瓦门水道和东门岛与对面山岛之间的东门水道是石浦港（“石江”）的两个最重要的出海口。在江南与福建之间往来的船只多从这两条水道经过，有关石浦这一区域的记载就从东门岛开始，下面我们就细细展开论述。



石浦镇地形图

一、东门悬海

东门岛与石浦镇隔海相望，摇船渡海也就一个小时。石浦人提起东门岛，往往会泛泛地说那里住的都是“渔民”——这两个字含义颇为丰富。在石浦，城里放贷的瞧不起城外卖鱼的，城外卖鱼的又瞧不起海上打渔的，“渔民”一词已经给东门岛

定了位，团结、朴实、暴力和没文化等潜台词隐含在“渔民”两个字之中。文化上的压制在今天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结果——很多东门人都已迁居石浦，人们感叹，就算东门人渔打得好，钱赚得多，就算东门水产公司、水产学校也办得好……事事只要做出个模样，都会被搞到石浦。今天东海海鱼渐趋枯竭，渔民们大都自谋生路，只有几首渔歌和一些建筑遗迹还能诉说些东门渔业曾经的繁华。

（一）渔村兴起

木桩打处水漩涡，小网船来如网梭。
捕得梅童更梅子，加恩簿外子孙多。

一带泥涂场圃筑，大家呼晒鲞头忙。
鱼虾还许儿童乞，抵得田间拾稻梁。

王植三：《东门竹枝词》^①

好热闹的劳动场面，这些人在做什么呢？似乎有人捕到了鱼，却又没人出海，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就是张网捕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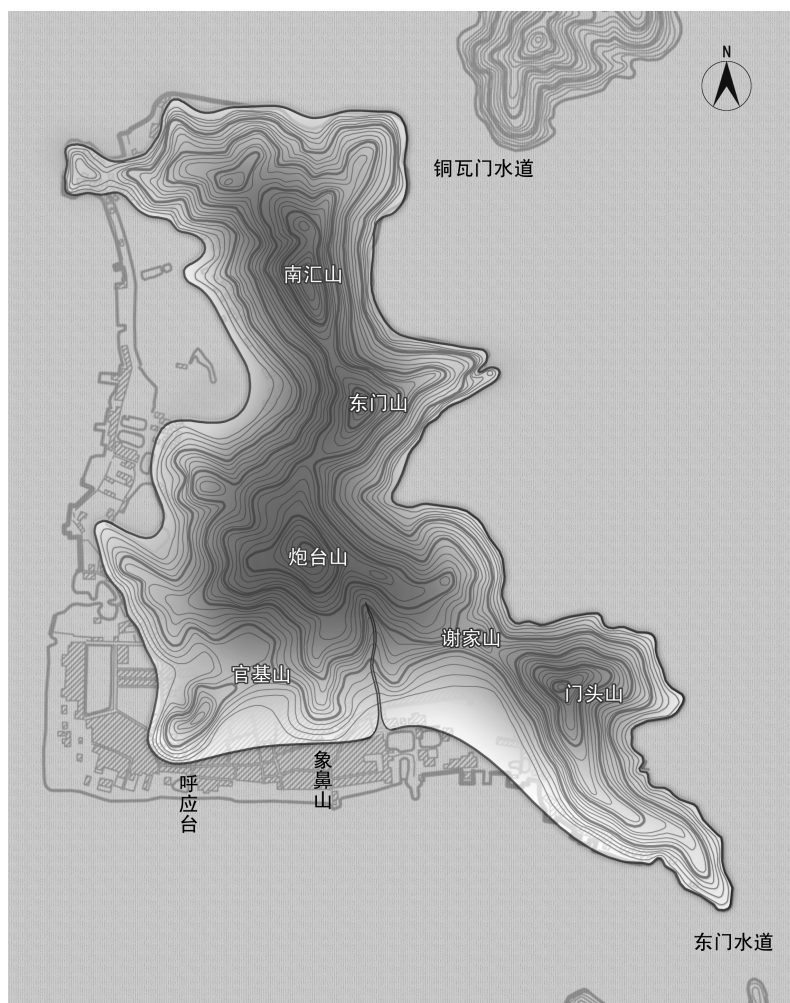
即使不出海，人们也可以在海边滩涂上采拾藻贝，捕捉鱼虾。如果人们把握了海水的潮汐规律，还可利用潮水的涨退，在滩涂、沟浦和浅海的地方插竹、布网、堆堰拦截来捕捉涨潮时候游上浅滩的小鱼——这就是张网捕鱼^②。在技术比较原始的时代，最适合捕鱼的地方就是大片的海涂。这里水流相对平缓，停靠渔船也比较安全，所以海涂对渔业发展至关重要。鱼多固然好，想吃饭还是要种地。张网捕捞的时代，“渔民”收获有限，必须兼顾农耕；之后技术发展，鱼获增多，渔民也要将鱼卖掉，换取粮食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水是海岛生活的另一个大问题，岛上淡水匮乏，溪水、井水非常宝贵。尤其是溪水，不仅可以解决饮水、灌溉问题，还可以将陆地上的有机物带入海中，在入海口处吸引更多的鱼类。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停靠在海边的小

^① 王植三：《东门竹枝词》

^② 象山东门岛志略编纂委员会：《象山东门岛志略》，第208页。

船也可以缘河而上，避开风浪的冲击。所以海涂、耕地和小溪是原始渔村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东门岛南侧就是同时具备这些资源的“风水宝地”。

东门岛其实是孤悬海中的一座山，岛上几乎没有平地，只是在岛的南岸有三座小山——门头山、象鼻山和呼应台山——向南探入大海，这些小山之间的区域海水冲刷不到，久而久之泥沙淤积，形成了大片的海涂。稍高一些的谢家山南麓，有一片平整的农田。一条小溪沿着象鼻山东侧流入大海。海涂、农田和溪流样样具备，



东门岛地形图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宝地。人们传说“唐代以前，岛上便有周、谢二姓从福建迁此建村。周姓住岛南象鼻山嘴东，业渔。谢姓住岛南山腰，业农。后此山因人而得名‘谢家山’，在山腰挖井深1丈，乱石砌，曰‘谢家井’。”^①传说未必完全可信，但也清楚地说明了岛南这块土地既适合捕鱼又适合耕种，淡水资源又很丰富，是渔村选址的好地方。

相比之下石浦镇海涂小，并不适合渔民定居。从铜瓦门涌进的水流不断冲刷石浦的海岸，侵蚀海涂，不必说张网捕鱼，即使后人修起堤坝也常被冲塌（与之相比，东门岛南部清代修建的堤岸便从未垮塌过），所以直到民国时候，定居在石浦镇的渔民也不是很多。不过石浦这边也有优势，大陆之上可耕种的土地更多，一条名叫溪坑的小溪在这里横向穿过，水流充沛，河道也更宽。涨潮时，海水逆流而上，通过南关桥处狭窄的“瓶颈”水道后，水面反而逐渐宽阔，形成一块口袋形“内湖”。不难想象，当风暴来临时，无数小舢板船密密匝匝地排列在两山背后的这一潭海水之中，将是怎样的平静和安全——石浦是更为优良的港口，注定会成为浙东渔船汇聚的地方。

（二）商业与武装

东门岛和石浦镇，不论哪个更适合做渔村，哪个更适合做渔港，当商业、渔业逐渐繁荣，能够保卫这些繁荣的只有东门岛。其重要的军事意义很早就为人所识——《宝庆四明志》有云：“东门山，汉书地理志所谓天门山也。高二百丈，周回二十五里。两峰对峙，其状如门，阔一百五十余步。下有横石如阍，潮退湍泻，惟风平浪息，乘舟可渡，蕃舶商船必经从之。潮未平或有风涛则蚁聚泊舟山下。此海道之冲要也。”^②岛外是航道，岛内是港口，宋代时东门岛的作用就已经凸显出来了。

东门岛地处海上贸易的丁字路口，三条海道从此延展开来：北至宁波、上海；南至台州、温州和福建；西行进入三门湾直至宁海。在此丁字路口，以浙江、福建之间的南北贸易最为繁忙。浙闽地理条件不同，物产各异。浙江北部多平原，农业、手工业发达，主要出产粮食、棉花、丝绸和一些手工奢侈品；福建多山，以土产（包

^① 象山东门岛志略编纂委员会：《象山东门岛志略》，第384页。

^② 《宝庆四明志·叙山》



激荡着漩涡的东门水道



东门岛沿岸被海水切割的巨石

括龙眼、荔枝、柑橘和药材)、木材和纸张出口为多。双方产出互补,宋代以来贸易就已十分发达。海外贸易也是一样,明代以来,浙江的丝绸和茶叶想要出口,就必须从福建中转,出口所得白银也从福建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所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贸易,浙闽海道的地位都十分重要。

东门岛正处于这条海道的中段。东门岛北侧是铜瓦门水道,南侧是东门水道和下湾门水道,西侧有三门湾水道^①。这些水道四通八达,各个方向的渔船、商船都可以在这里汇集。相比之下,石浦镇虽有更好的港口、有更大的耕地和更充足的粮食补给,但它没有东门岛一般开阔的视野,无法对周边海面形成控制。因此对于海上贸易而言,东门岛的军事地位更为重要。

如此重要的地方,怎样防卫呢?历史记载中,东门的驻军首先是从舟山的军队中下拨的。宋代时,“东门寨巡检,在县南一百里东门山侧,当海道之冲,舟舶多舛于此。嘉定二年置寨官一员,于定海拨水军六十人更戍之,十四年臣寮奏寨兵扰民竟罢。”“民”就是“豪民”,“寨兵扰民”暗示外来驻军损害了当地大商人的利益。王士性《广志绎》有言:“宁、台、温滨海,皆有大岛,其中都鄙,或与城市半,或十之三,咸大姓聚居。”东门岛正在宁台之间,又是海道要冲,多半已被那些“豪民岛主”所占,也很可能有了地方武装。官兵驻扎在此,意在制衡豪民,拓展税收,只是没有成功反被裁撤掉了。由这两条记载可见当时豪民势力之大,也可间接反映石浦当时的繁荣。今天石浦二湾路上还有南宋末年留下的摩崖石刻,正文阴刻“季候顾我”,左右为“德与石存”和“恩同海永”,正是为了纪念宋嘉定十七年县令季齐愈而作。《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所谓“父母官”就是这样吧,不知题词者是否因为“裁撤寨兵”一事而感谢他们的父母官季县令……无论如何,这已是石浦地区最早的石刻文字记录,与最早的文献记录(嘉定二年驻军一条)相参合,可见石浦、东门地区至迟在南宋末年就已经开始了繁荣。

^① 民国《象山县志》,第143页:东之铜瓦门水道曲窄,流湍而劲大,船出入必待潮平。下湾、东门两港,窄而多礁,无敢试行。

此后又有很长时间，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石浦和东门岛的记录，直到一百年后，另一位“豪民岛主”王刚甫以更为鲜活的形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三）王刚甫的命运

今日东门岛上依然有纪念王刚甫的王将军庙（或称王清庵），规模不小。《明太祖实录》中也记载了王刚甫的事迹^①，宋濂为其撰《象山王君墓铭》^②，方孝孺为其撰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洪武元年）昌国州兰秀山盗入象山县作乱，县民蒋公直等集乡兵击破之。初，方国珍遁入海岛，亡其所受行枢密院印，兰秀山民得之，因聚众为盗。至是，入象山县执县官，劫掠居民，公直与王刚甫率县民数百人欲击之，适知县孔立自府计事还，公直等走告立，遂驻兵东禅山。盗来攻，公直乃先伏兵两山间，自领数十人迎战，佯败走，盗追之，伏发，尽擒杀之。事闻，遣大理卿周祯至县赏其功，赐公直、刚甫白金，人百二十两。

^② 宋濂：《象山王君墓铭》，《芝园续集》卷五、《逊志斋集》卷二十一，民国《象山县志文征外编》、《象山东门岛志略》，第432、433页。

国朝平四明，兰山民为乱，寇象山，擄县令丞，据县及县大姓。王君刚甫散家资，率敢勇士袭其营，破之，执缚魁首数十人，跪于庭骂曰：“汝寇郡县，囚命吏，劫平民，为害，罪当死！”遂斩之。散其余党，迎令丞以归。郡以其状闻，诏赐白金二十两。县图其破贼状于凤跃山佛寺之壁。是时，朝廷闻乱，发兵诛之。兵及境，欲屠从贼者，会君已诛盗，兵乃解。象山民数百环君拜曰：“微君，吾邑几以不义死！”由是，君名闻浙水东。

君讳某，刚甫字也。其先祖某，自昇迁闽，复自闽徙象山。曾祖讳子俊，祖讳文盛，父讳芝，季父芑无子，君以父命后之。君祖、父皆善士，世以资闻。至君尤敦厚有气量，为学务达大意，能操纵敛散，资愈多，然好周喜施，士人称其义。

元季，尝以通蒙古书荐为庆元路蒙古字学录。盗其黄岩，江浙行中书省檄君摄东门巡检司事。摄六年，盗畏，不敢一人登陆。及君去官，东门被兵，民返思君歌慕之。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二年正月某日客死于京师，识君者咸悲伤之。

君娶叶氏，宋丞相梦鼎曾孙女。继董氏、许氏。子男二人，用鼎好学通诗，用釜君卒后乃生。女四人，其二适林文、孟启宗，二在室。孙男一，曰岬。铭曰：

古重巨室，齐于世臣。望大势隆，可以镇民。民惑思乱，伺隙以动，呵而止之，俯伏震恐。岂若君细人，劳尔少功。势卑言轻，其谁肯从。海岛之间，万室蛰蛰。煮海樵山，易化难蛰。世当治平，不敢踰腾。或逆其情，据扼阻兵。乘乱未弭，嘘呼以起。火矢风艘，入寇东鄙。君曰岛蠹，自投釜中，沸汤方然，汝计已穷。怒斥壮士，盗不可长。缚斩军门，以取峻裳。大兵东来，欲划秽腥。闻难既夷，飞书大庭。函金走驿，一日千里。旌尔义勇，以劝来者。父老相携，环拜于涂。非君有为，几受盗污。凤跃之山，图画君像，此则其藏，过者稽顙。

写《象山王府君行状》^①，姜炳璋、董沛为其祠庙题写碑记，更有众多墨客以其事迹作诗纪念。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得悉他的生平。

承竺桂良先生告知，近年在石浦凤凰山上发现了王刚甫墓，如得以证实的话，王刚甫就是石浦人。由《象山王君墓铭》、《象山王府君行状》可知，王氏先祖从福建迁居石浦，世代从事海上贸易，至王刚甫祖父时已积累了大量资本。到了元末，黄河多次决堤，运河淤积，漕运阻断，从江浙运往北方的军粮只能走海路，海运的重要性骤增，王刚甫正赶上了“好时代”，又会说蒙古话，生意上自然是“能操纵敛散，资愈多”，他的家族就是石浦和东门地区的实际控制者。

至正八年，方国珍起兵台州，对江浙一带构成了直接威胁。东门岛作为宁波港的南大门，地位愈加重要。元代朝廷拉拢地方势力阻挡方国珍北上，令王刚甫“摄东门巡检司事”。王刚甫任职八年，方国珍的军队没有踏上过东门岛，事实上他们也没进攻过东门岛，地方势力之间攻守早有默契。到了至正十五年方国珍大军北上进攻宁波之时，王刚甫也已离开。

^① 方孝孺：《象山王府君行状》，民国《象山县志文征外编》，《象山东门岛志略》，第433、434页。

府君讳某，字刚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母徐氏。

府君少倜傥，负气节，读书略通大义。以荐为台州路学录。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摄东门巡检司事。居六年，盗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难决者，辄属以治。府君明而能断，民趋其令。争斗相讼者，不之邑而之府君，闻一言释憾而去。

国朝洪武初，昌国民作乱，袭象山，掳令丞王茫入于海。府君与其友蒋公某谋曰：“狂竖掳上官，据县境，其诛死固宜。然事闻于上，大兵必来，邑民将尽齑粉，吾曹可坐视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杀为乱者为献，则邑人可无害矣。”府君遂募民为兵掩击之，杀其魁二十余人，释其众喻之曰：“若曹良民，第胁于贼尔。能投兵复为民，可保首领，否则，自取诛灭无悔。”众皆叩头散去，曰：“君生我。”时大兵闻有乱者，将尽歼邑人。及府君以事闻，邑人争泣曰：“微君，此邑数万人皆为鬼矣！”状上京师，赐白金若干两。

府君家素多资，至府君资益赢，然不以此自豪。卑身好士，人有遇难，不问利害，以身援之，弗责其报，人以此义府君。恒病乡邻子弟不学，欲割田创学以教之。里有借贷者，不深取息。与人交，和易质直，意气豁然，众称之为忠信人。

晚年诬逮京师。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八，闻者为之叹泣。

先娶叶氏，早卒，生一子用鼎，好学有文。晚娶董氏、许氏，生一子，甫一岁。

府君柩南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俾某状其事。某之先祖与府君俱娶叶氏，实闻府君事，遂泣而书之，以告立言君子。谨状。